

# 孩子的改变取决于大人的倾听与表达

□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小学分校  
林晓丹

那天的道德与法治课,我们正在学习《学会沟通交流》。阳光透过窗棂,在课桌上投下温暖的光斑。

而小S却在课桌上玩一个闪着蓝光的飞船模型,这是他开学第一周带来的第三个新玩具。

我走到他身边轻声提醒:“现在正讲到倾听,倾听和理解也是一种重要的能力。”

他头也不抬:“讲这些有什么用?我爸说,会赚钱才是真本事。”

“小S,请专心听讲。”

“听什么听。”他突然站起来,椅子发出刺耳的声响,“你们大人最虚伪。你在我眼里,就跟厕所里的蛆一样”。小S耳朵通红,拳头紧握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
像被按下了暂停键,粉笔灰在阳光里缓缓飘落,教室里安静得连呼吸声都清晰可辨。

我在他身边蹲下,平视着他:“这话让老师很难过。但比起难过,老师更想知道,是什么让你这么生气?”

他愣住了。

我转向全班:“同学们,如果有人说是蛆,你会怎么想?”

有学生说:“我觉得受到了侮辱。”

“感到被侮辱是很正常的心理,可是大家知道吗?在自然界中,蛆的作用大得很,它们是负责分解腐烂物质的清道夫,让环境变得干净。”

小S慢慢坐下,紧握的拳头不知何时已经松开。

我想起之前收上来的家庭沟通问卷,小S在“父母经常夸奖我”那一栏,画了一个大大的叉,力气大到快把纸都划破了。

我接着说:“有时候,那些伤人的话语背后可能藏着一句说不出的‘救救我’。”

下课时,我看到小S悄悄把飞船模型收进书包。

课后,我拨通了小S家的电话。背景音里传来麻将的碰撞声。“林老师,男孩子叛逆期,过两年就好了。”他妈妈的声音带着敷衍。

我平静地说:“您知道小S在问卷里写什么吗?他说你们常骂他‘没用’‘是垃圾’,还在‘父母无条件爱孩子’那栏画了个血红的叉。”

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,良久,传来压抑的啜泣:“他爸总说男孩子需要摔打……上周还当着妹妹的面撕他的卷子……”

依托《学会沟通交流》这一课,学校设计了一系列家校协同课程,线上有讲解非暴力沟通技巧的高情商亲子沟通课,线下有角色扮演体验孩子感受的父母成长工作坊。

我建议小S妈妈参加,起初她很犹豫:“我工作这么忙,恐怕抽不出时间……”

“给孩子最好的礼物,是成为一个懂他的妈妈。”我说。

第一次线上课,她的摄像头始终关闭,但当讲到“攻击性语言背后的情感需求”时,我特意分析了小S的案例。

课后,她发来一条简短的微信:“老师,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”

第二次课,她打开了摄像头。在讨论环节,她还分享了自己的尝试:“昨晚小S写作业时又开始摔东西,我按课上教的‘先处理心情,再处理事情’,没有像往常一样朝他吼,而是说‘妈妈看你很烦躁,需要帮忙吗’。”

她的声音有些颤抖:“他愣在那里,像不认识我一样看了我好久……然后突然趴在桌上哭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,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过话。”

改变在悄悄发生。一周后的道德与法治课上,我们讨论“家的温度”。当谈到“如何让家更温暖”时,小S破天荒地举起手。

“老师,”他的声音很小,但全班都安静地听着,“如果……如果大人不会表达爱,我们能教他们吗?”

我看着他期待又忐忑的眼神,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。“当然能。”我在黑板上画了一艘简单的飞船,“爱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,就像学开飞船一样,需要反复练习。有时候大人也会迷路,需要孩子帮他们找到回家的方向。”

那天放学后,小S磨蹭着最后一个离开。他快步走到讲台前,塞给我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,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
纸上画着一艘歪歪扭扭的飞船,下面有一行稚嫩的小字:“妈妈昨天说我拼的星际战舰很厉害,我偷偷高兴了一晚上。其实我在战舰底部藏了一张纸条,‘希望妈妈多笑一笑’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,变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。小S妈妈定期参加父母课程,从线上到线下,从理论学习到实践分享。她告诉我,现在她每天坚持做三

## ●点评:

许多学生的行为问题,其实是内心情感未被看见的呼救。林老师没有因为小S的顶撞而愤怒,而是敏锐地捕捉到他问卷上“用力画叉”的细节,选择蹲下身予平等对话,这正体现了“教育是心与心的共鸣”这一理念。

这则故事有以下三个亮点:一是教师用“蛆是清道夫”的巧妙比喻,将攻击性言语转化为理解其背后痛苦的契机,巧妙化解了对抗;二是家校协同的切实改变,从母亲关闭摄像头到主动分享、尝试“先处理心情”,再到小S画出“沟通号”飞船全家福,这一系列变化证明,当家长学会非暴力沟通,学生的光芒就会重新绽放;三是“飞船”这个象征贯穿始终,从玩具到梦想,最终成为收集爱、传递能量的美好愿景,完整勾勒出一个学生从封闭到打开的内心历程。

教育有时无需太多大道理,一次真诚的倾听、一个平等的视角、一座连接家校的桥梁,就足以唤醒一艘迷航的“飞船”。

(点评者:杭州师范大学 周俊)



## 这才是“接龙”

日前,义乌市义亭镇义亭小学举行第三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。板凳龙作为非遗节的保留节目率先亮相。传统的板凳龙从头到尾连成一体,体积较大,转弯时易形成危险角度。为此,学校对表演形式进行了调整:每个班级分到一条板凳,由各班自主设计装饰,并推选一名学生参与舞龙。此外,还有学生负责敲锣、举牌、迎旗及迎龙灯等任务。本次“龙灯秀”共有81名学生参与。(本报通讯员 朱伟 龚琴娟 摄)



## 用弹弓打灯的学生

□东阳市吴宁第一初级中学  
王秋珍

一走进教室,我就看见一盏日光灯破了,像睁着一只空洞的眼睛,可怜巴巴地看着大家。

“我们班的灯老是坏,这盏已经坏了一年。”有人大声说。

“为什么呢?”作为援疆教师,我初来乍到,很多情况都不了解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艾克达·麦麦提身上,他坦然地接受着注目礼,脸上看不出内心的起伏。

“这灯破得有水平。”我故作幽默。

“他用弹弓打的。”有人说。

“把弹弓给我,学校不能带弹弓,多危险。”

艾克达·麦麦提微微撅起屁股,从身子底下取出弹弓,木然地递给我。

大课间时,我找他谈话。不料我说了一堆,他只是沉默。俗话说:“凡人不开口,神仙难下手。”我不是神仙,面对他的沉默,更不知所措。

我只能打迂回战。

我找到和艾克达·麦麦提小学同班

的派祖拉·依力。派祖拉·依力告诉我,从一年级到五年级,艾克达·麦麦提都是班长。他的成绩很好,上课时,教师经常叫他发言,尤其是上公开课时。他的一幅画还在温宿县的一次比赛中获奖。可是后来,他就不爱读书了。

“你知道原因吗?”

派祖拉·依力摇摇头。

这学生到底经历了什么?我一筹莫展。

一天放学后,我去托乎拉街买东西。突然,我看到熟悉的校服、熟悉的身影。那不是艾克达·麦麦提吗?放学不回家,他在干什么呢?

他仰着头在看树,树上没有鸟,也没有花,但有一串串的彩灯,不断变幻着色彩,像水波流动。

我就站在他边上,陪着他看起灯来。不知过了多久,他发现我,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你怎么不早点回家?”

“我回的是阿姨的大盘鸡面馆,不是家。”离开学校这个环境,他变得放松,可谓有问必答。

我们边走边聊。艾克达·麦麦提开

始诉说:“妈妈太忙了,要到晚上10点后才能来面馆接我。”他在面馆嘈杂的环境里写作业,每天如此。

“你爸爸呢?”

“我恨爸爸。他变心了,和别人结婚,还生了孩子。”他的语气坚硬起来,像行道树上的疤。自从爸爸离开他们母子,这个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。

“可是再怎么样,你也是爸爸的儿子。他不会不管你的。”我柔声安慰。

“他根本就不想管我。”艾克达·麦麦提自顾自地说下去,“爸爸是卖灯具的。那些灯真的好漂亮,我以前还画过呢。灯是光明,是温暖,是幸福。可是,爸爸变心了,灯也变冷了。我的心也变了。”

“你太不容易了。如果我是你,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”

“我也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?”

“打灯。把学校的灯打破,老师会找妈妈。妈妈会让爸爸来学校赔钱。”

原来,这才是他带着弹弓的原因。

“你很恨爸爸吗?”为见爸爸,这学生也真是拼了。

“不想。”我却听出他内心的矛盾,

“我是想让他难堪,让他记起我的存在。”

“你真的很聪明。不过,这样做最痛苦的人是你。老师舍不得你,妈妈也舍不得。再说,碎片会溅到眼睛里,太危险了。这样,我们打别的东西好不好?”

“打什么?”对我的建议,他显得很有兴趣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你说打什么会让你少一点儿痛苦?”

“我想。”

后来,每到大课间,艾克达·麦麦提就来我办公室,我拿出两个超级大的靠垫让他打。他的拳头够硬,靠垫现出许多软绵绵的坑。

等他打累了,我递给他一杯温水。等他气喘吁吁的劲儿过去,我让他讲一件好玩的或者伤心的事情。不良情绪需要释放,我想让它转化成动力,给他的心灵和身体补充能量。

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星期。艾克达·麦麦提讲的故事由伤心的慢慢转为好玩的,他的表情也像冰河一样解冻了。

“还恨爸爸吗?”

“还有一点儿。”艾克达·麦麦提说,

“不过,我不会再做傻事了。”

□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 
胡晓芳

上午第二节是我的语文课,我正讲得头头是道,学生们也正沉浸其中,骤然间响起了下课铃声。紧接着,大课间运动荡魂摄魄的入场曲开始奏响。

不甘心啊,再给我一分钟,就可以让这堂课画上圆满的句号。

全班学生看着我,我当机立断:“我再讲几句,马上就好。”

讲完之后,学生们以最快速度整理桌面、推椅子、排队、奔赴操场。等到他们站定,入场曲刚好结束。真是太棒了,我轻舒一口气,心里暗暗庆幸。

没想到,耳畔突然响起课间操管理委员正词严的播报声:“今天入场最迟的是五(2)班,延误了全校的入场时间,要批评。”

刹那间,我觉得自己的脸发起烧来。

再看看学生们,我感到一阵心疼:刚才全力以赴的冲天干劲被结实实泼了一盆冷水,一脸沮丧。

我暗暗自责,这个过错因我而起,我该给学生们一个交代。

回到教室,学生们静静地吃着课间餐,似乎没有了刚才的沮丧。他们大概已经原谅了我,但我不能原谅自己。

我郑重其事地说:“同学们,我要向你们道歉,今天我做错了。我为了自己的课堂,占用了你们的入场时间,害你们迟到,让你们遭受批评。对不起。”说完,我深深地鞠了个躬。

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,学生们眼神里有惊讶,有赞赏,更有感动。

我接着说道:“谢谢你们们的宽容。平时我常教育你们‘知耻近乎勇’,要求你们做到。我也要做一名勇者,知错就改,不再重犯。我保证,以后一定做到准时下课。”

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

我说到做到。后来,我再没有拖过一次堂。我们班也再没有在学校活动中迟到。也许是这一次道歉的力量使然吧。

我用实际行动告诉学生,每个人都可能犯错,关键在于如何面对,承认错误是勇气的体现,也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表现。我主动认错,教会了学生,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,如何带着正直和韧性前行。

认错教育,其价值远远不止认错本身,更是对学生品格的塑造,是对学生成长型思维的培养。当教师展现出真诚时,学生能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。这种基于平等的互动,会极大地增强师生之间的情感连接,为一个温暖而高效的集体注入强大动力。

## 把情绪画在纸上

□桐乡市中山小学 吕梦嫣

“老师,你快去看看,朵朵又哭泣。”

阳光斜斜地照进教室,却在这个一年级女生的课桌上凝结成冰。穿过课间的欢声笑语,我看到这个扎着双马尾的女生,此刻正把脸深深埋进臂弯,瘦弱的肩膀剧烈颤抖。这已是本周第七次“暴雨预警”,朵朵委屈地告诉我,自己精心准备的手抄报被同学说“颜色搭配好土”。

我把朵朵带到休息室,递给她一颗糖果:“你知道吗?梵高生前也被嘲笑过用色疯狂。”她没有接话,但哭声渐弱。

“要不要试试把生气画出来?”我推过一盒油画棒。

她迟疑片刻,抽泣着说:“生气还能画出来?”

“你看,油画棒有很多颜色,你可以选一种或者几种颜色代表你生气时的感受,把它画出来。”

突然,朵朵抓起黑色蜡笔在纸上狠狠划拉,接着是刺目的红色,最后用白色点缀其间。当画面完成时,我们同时愣住了:血红漩涡缠绕着黑色荆棘,上面落满白色的泪滴,犹如繁星。

“朵朵你看,这些星星在发光呢。”我指着画纸,假装惊讶地说道。

她哽咽地说:“我很喜欢画画……我每次都认真地画画……”

那个瞬间,我仿佛看见紧闭的蚌壳微微开启,露出里面柔软的珍珠。

每个爱哭的学生心里都住着敏感的诗人。从此,每当朵朵情绪失控的时候,我不急着止住她的泪水,而是拿出画笔,陪着她把情绪倾泻在白纸上,用绘画一次次疗愈她的内心。

向学生坦诚道歉利大于弊